

詩潮

第一輯

藝生星火小叢書

顧視
詩潮漫談

石樵
四首
柏
綠
二首

沐宇
三首
端木文心
四首

荷山
三首
蕭
光
二首

白練
二首
金
丁
一首

海笛
一首
陸白
三首
版

北京藝術與生活出版社

國文學圖書社發行

1935年

詩潮論談

顧視

詩的存在

在一个陰雲下的天氣里，我同一位朋友立在一座小谿旁的青石山，潺潺的水聲伴着野鳥鳴叫，擁籠着山谷里的花香，漫山坡還有葱籠的碧樹與一陣陣微拂的輕風，使我有一種適逸生命的感覺，於是我情不自禁的說了句：「這真是一首詩的境界。」

「啊！」那位朋友正向這大自然的圖繪神往着。聽了我的話便應了聲，當他沉吟一下，却說道：「這真是詩的境界！不過，這只是詩的境界罷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詩是生活中的廢墟？」我不免有此感覺了。

「我雖然不把詩當做廢墟，然而，它在人的生活中有什麼功用呢？」

他這依據功利主義的問題把我窘住了，我的確還未想過這一點，我尋思了半晌，

才記起加洛德在詩的研究一稿里所說的話，於是我便說道：「人的生活整像一座鐘，終日巫板的擺動着，這就所謂之習慣的動移，或者說是公式的排律，一個人的生活終日陷走在車轍里是最可憐的一件事呀！這個你感觸到沒有？」

我的朋友點了點頭。

「好！」我接着說下去了：「詩的功用就在這裏；」她給了我們耳朵；她替我們把世界裝滿了聲音。她并且使世界轉動着；她給我們一個流動的波動的世界，同時在我們身體熱血液里輸進一個節奏的本能」，……這一切的一切……都是說她給了我們充分的想像，正補足了人力的缺陷！你看這不就是她——詩的功用嗎！」

我的朋友又點了點頭，他巡視眼前的景物，眼瞳里依有着懷疑的成分在。

野草

羨慕那莽原叢叢野草

我悲哀溫室之花的生命

看叢叢野草

不畏風風雨雨

風里輕搖

雨中微笑

想起有放野火人燒野草

也想起了古人的詩句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石樵

寄遠

記起你愛戀綠色

難忘一片青青的草地

綠色無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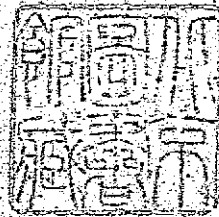
莫因春去而悲傷

沉默地對着未來風雨

明年的春天仍似今年

訪（二）

月圓夜訪友



友人不在。出門去了

歸去吧

哦，歸去吧

蹣跚地走着，走着……

彷彿自己是

空手歸家的獵人

訪（二）

趁着美的黃昏未去時來看你

而你正獨坐窗前凝思

我且默坐在你對面吧

最好我們誰都不說一句話

更不要捻亮那檯前的燈呢

我愛這一片寂靜的美

我們就這樣默默對坐

我們就這樣默默對坐吧

看黃昏的美顏

看黃昏的嫻嫻步履

月夜憶

十六夜的月色更圓亮

淡淡的光如水的思念

我傾聽柔柔地往昔溫情

纏綿地低訴在我的窗前

你仍是那樣如花的秀麗

深湛的眸子流溢着幽怨

你的歌唱曾使我哀痛

每個音階是一滴血淚

你的步又踏起於青河邊

沐宇

夜的煩憂使你促眉

寂寞的你將再扛起口哨

月色中我夜夜戀着夢

不敢再想起你那媚媚

你走後季節荒蕪了我的心徑

如今月色又如水

如水的年華，如水的思念

季節之獻

向你訴說昨日的風雨

簾鈴搖墜了段段的夢

我驚喜你那柔柔的聲音

我夜夜眺望你窗上的孤影

睡蓮花開了又閉合

你的臉也如花一樣的寂寞

月光下你踏過蹊徑

你的步履使我感到顫慄

星光下你的臉色更美艷

關山外你迢遙千里

得不到你的信息若有所失

寂寞獨對宣武門

北方的五月如江南春

如今你又逢黃梅雨

陰霾的天色你有遠方之思

獻給你一段陽光，一片綠蔭

懷想曲

我陰鬱的心境又得到明露

我的眼裏蔽了喜歡的露

會撒管我轉側孤枕

秋虫的低唱不再像以往的悲涼

如流浪子得到安宿

我得到如朝陽的溫煦

喜歡你秋天感到春意

你的微笑是我的太陽

玉蘭花染於一場白露

我的屋子渲染着你的芳芬

從今我更偏愛窗前的綠意

你的足音漫散苔徑驚走麋鹿

秋夜的燭火不勝寒冷

我的心琴瑟開我塵封的窗帟

我曾憂悵地等着懷戀

你的靈魂是一篇情詩

詩兩章

廢城河解

水藻和緩流

梭魚躍而細吟

離離城邊草

沒標底廢橋下

有孩子們狂舞之足跡

聽驢駝遠去

聽獨脚車嗷嗷而來

坐隄上看城堞

梁上有白雲幻蒼狗呢！

荷山

七月吟

這雖是七月

我卻懷十月心情

友人一支箋

帶來謔許塞外寒風

一羣沙漠底旅人嚙

迷惘於狂暴所迫

就誤了行程

就誤了行程

獨行

在近午夜裡

我踽踽而獨行

空夢者底心裡

巡視着每家門前有隻黯淡的燈

有時它綠了

有時它紅了

在鬧市潮聲裡

我踽踽而獨行

旅人底心

化一隻疲了的蜘蛛

交織着無邊風雨

這市聲我心知

便乃選世之憂愴呢！

夏六月

蒼蠅可愉快了

身前身後牠又來又往

我因熱

我因煩惱

心緒不寧了

有時 我還發發慌

呵 熱 熱吧

風也不愛吹了

看 鳥兒却吱吱的鳴着

白練

說我——

我在異鄉之地

唉 寂寞的 啼噓——……

病居

蠅

蠅是六月的蠅

欺人嗎？——

也行 也行

我一起 一臥

心難靜 難靜

阿

阿

你也知我力衰嗎？

拍死一個你們

你們一定兩個來

呵——來吧

我的情緒已如麻

事事物物

引我一點兒放不下

我呀

我如何去養

養什麼

養病嗎？！

不行不行

看看天多睛

微風一陣一陣

吹那杜梨樹枝動！

假若我是海裡的游魚

假若我是海裡的游魚

我將是如何歡喜……

大海任我自由的遊戲

看波浪開了花！

聽風聲如狂人野語！

我隨着潮汐飄流，

向海鷗罵兩聲俗子，

「你看我，紅的波濤，綠的海水，

不像你爲了貪食而急飛！」

海 笛

海水有各樣寶石的光澤

裝飾了水裡的天地

早晨時看日出跳躍

黃昏時有彩霞舞媚

我輕吹着水泡！

吐出了心胸的愛戀

假若我是水裡的游魚

我將有千萬里的大夢了！

沒有苦，沒有憂鬱

穿過藍寶石的海，紅瑪瑙的海，

總帶着舒心的欣悅！

市古邸

月光閃藍如電的火華

古邸更顯出恐怖，憂悵

龐大的死靜，耗子身上的腥氣

屋子裡深深漆黑

是甚麼東西在響

蟻豎階前割開聲嘶……

在窗下小立

心頭冰涼

神精裡豈起了悸顫

凝心有無限悲慘

凝心有猙獰鬼魅

呀！古邸，

看你宏大莊嚴的身軀

知你曾有過過去的榮耀

為何如今這樣亂落塵灰

蝙蝠在屋簷扮着魔鬼

月光寂寥，樹蔭長液

慘淡，腥霉，死寂

好一所淪落恐怖的古邸！

白雲的幻想

白雲！請你曳一道長橋吧

我願沿着這條潔白的路奔向青空

在青空

我含笑着跑上這塊雲

我又跑上那塊雲

等到我的力氣用盡了

我便臥在你的懷中養神

靜靜的觀看地球的轉動

靜靜的做一個離奇的夢

柏 綠

你既然把我載出了凡俗的世界

我一定要報答你的恩惠

當你變做柔柔的白花時

我便做你的澆水匠

當你變做白帆時

我便做你的拉船夫

白雲！請你曳一道長橋吧

我願沿着這條潔白的路奔向青空

怕我寂寞

屋中的電燈怕我寂寞

偏偏的照出了我的身影

陪伴着我

我要報答電燈的美意

於是伸出了手指

在白色的壁上做出鬼兒，小鳥的形狀

叫它細細的觀賞

像手風琴似的氣爐子也怕我寂寞

偏偏的在小孔中不魯魯的冒熱氣

給我奏一曲音樂像落雨

我要報答爐子的美意

於是把氣門緊閉

叫它少受些熱氣的薰烤

安靜的休息休息

玻璃窗子也怕我寂寞

偏偏的開出了朵朵的冰花

叫我觀看

那朵像鳳尾，那朵像牡丹

我要報答窗子的美意

於是把鐵栓上好

免得夜來的狂風摔碎了它的臉

草原上

在草原上

暮色的時候

你倚近了我

默默無語

聽見你的靈魂低訴

你的雙眸仰向夜空

顧盼月色時

你的一片緋色幽夢

却被寒風搖曳搖了

端木文心

深院

窗外的桐葉

嘴吧枯而瘦了

屋簷下的青石階里

蟋蟀為它奏起了輓惜之曲

深院的主人那里去了

夜半不會歸

在這淡淡的日子裡

或者就要生有一片烙印

秋

是不眠夜

我由楓林歸來

拾得一片秋的消息

她塗上一片淡淡顏色

映出昔日的記憶

收起山巒的歸夢

不會再奏生鏽的夜曲

老雁昨夜準備歸程

身披落紅的旅人

將要開始走向太陽去

她

她輕輕走來（一個黃昏的時候）

帶着溫怡的笑臉

想要說些什麼

並沒有說

却微微一笑

又悄悄走了

練操兵 外一章

像一逼綠野在風裏動盪
不敢放出一絲偷懶心意
做一個鬼臉也要莊嚴
說走就走 那敢向後退

一個命令 一聲的吶喊
那管是正在疼起了肚皮
向前走 兩隻眼睛要直
直得像瘋狂的一條狼狗
這是生活 算什麼羞恥

甫光

挺起胸膛要狠命的歌唱
還得把槍玩得利落乾脆
這就不挨打 也不挨罵

不必怨 生活裏的鞭策
容不得說累 話說難苦
誰都會猜得出大熱的天
那會不熱得淌下了血汗

船夫

颯起了鐵青色的胳膊

一下下的向前挪動

不準快 也不準慢

力量要用得怪巧妙

迎水頭 順水流

都得辨別得很清楚

兩隻眼睛瞪起萬丈波濤

看樣子是不怎麼太權喜

硬起心腸也得談笑語

泊珠拌血汗 起個沒完

脫什麼是握住金鐘

樂得肚皮也要裂破

眼對一逼汪洋水

雖是有淚 有怨語

也得賣命的把船玩

生活是容不得誰再叫賊

鷓鴣

像一道銀色的希望閃過簷前，
 蔚藍里立刻蕩起一片哨聲。
 揚抑的掛在白羽尖，
 讚誦着年青的美麗。
 陽光和在柔風一起。
 震破了古老的傳奇。
 年青人捏着熱情寄與流泉，
 銀色的浪花開在谷間，
 草坪上橫臥了曲徑，
 青春踏上去。

金丁

遠山飄來了歌聲，
 鷓鴣把白羽嵌在年青人的眸子里。
 是白帆載了年華。
 日子欲攤開輕快的夢。
 却給不語的鷓鴣眼道破在簷前。

夜風記

夜風在林頂飛瀾

老松的漣波是一瀉海

天有一張憂鬱的臉

星子的寒光凄咽的印在水邊

問

我問：

那一個對呢！

自由平等？

優勝劣敗？

願

陸白人

智慧告訴我：

真理即平等；

事實告訴我：

弱肉永強食。

生物間的平等已成泡影，

萬物之靈有殘殺一切的性能；

（他們豈是有權力？）

即，人類之間，

處處表現了強權。

（他們自己賦予了權力。）

若說這是人類的錯，

而動物之間正皆如是，

若說這乃是整個的生之錯，

誰還有矯正輪的能力？

優勝劣敗已指示了一切，

且探詢何以有優有劣，

若這乃是自然的安排，

真理當是欺騙。

真理，是人類行爲的指針，

迷朦的人該時時省問，

若決定於殊忽的血性，

當遺留下千古之恨。

黃昏

黃昏時我見你在你的窗下

你有淡紅的臉和凌亂的髮

你的兩手支在你的頤間

你的兩眼望向我的兩眼

等暮色漸漸模糊了你的身影

你的面上也塗了一片美的朦朧

我的眼色止住了你要去拉開壁燈的手

你怔一下又會心的聽了我的話

乞求

乞求誰賜我以永久的痴迷！

從此沒有理性，沒有意志，也沒有懷疑；

疑；

正做着的，便正是時間的過去，

我不要滿足，不要悔恨，也不要猶豫

誰說這乃是朦朧的解嘲，

誰笑我自戀於不了之了，

我不聽，不想，更不分辯，

只報答你一個淡泊的笑。

出版「詩潮」的話

新詩由報屁股爬到雜誌的腰上（補白），復有登堂入室之勢；且下又省的在提倡「大眾語體詩」，「朗誦運動」等等，似乎已是由興起而走到路綫的問題了。看樣子現在的詩人們，頗有喜氣洋洋之色，少不得我們出版界也要湊個熱鬧，庶幾乎詩人們的結晶始可變成鉛字而廣流傳了。

恰巧，願祝兄和幾位詩人們有相當的往來，大家很想出個全人詩集，作個發表地方，我對於這意思很表贊同與敬佩，所以「詩潮」就這樣的產生了。

大家的意思，是我想把「詩潮」絡續的出版下去，經濟由大家負擔，稿件由大家供給，這意思我也很表同感。

「詩潮」雖是個全人刊物，但將來他們也希望有更多的作者來合作。因為處此萬難之際，「詩潮」不能不這樣挺寒蠢的和諧位見面了，我和諸全人都抱慚愧之感。

「詩潮」的全人是石樵、麥相綠、端木文心、沐宇、陸白人、白練、海笛、甫光、荷山和願祝共十君子。（序無定）最後，希望「詩潮」真的能「掀起詩的波瀾」。

袁繼星



詩潮第一輯

卅二年七月一日出版

每冊定價四角

石櫟 陸白 端木 文心 甫 顧 頤 字 沐 山 君 森 相 ； 全 人 作 者

白 總 海 嶺 藝 術 與 生 活 社 ； 出 版 發 行

北 京 西 四 南 北 灣 沿 三 十 號 ； 發 行 人

袁 獻 星 ； 印 刷

大 華 印 書 局 ； 代 售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業事新的社活生與術藝

「雜誌流通部」成立！

- 一、專門服務於讀者的租閱雜誌
- 二、華中、華北、滿洲各地著名雜誌讀者均可指定種類租閱
- 三、讀者可「以少數金錢換無窮的精神食量」
- 四、備有詳章函索即派人往洽

社址：北京西四南北溝沿三十號

請閱藝術與生活月刊

美術 文藝 音樂 電影 戲劇 漫畫 攝影 木刻 生活綜合刊
現已出版三十七期 歡迎長期訂閱

請閱藝生各種文藝叢書

藝生創作文庫

盜甲山 六角 同心集 (售完) 同心二集 一元五

鳳凰嶺 一元二 宋亡人 一元二 良田 一元八 棧上 二元

藝生文藝叢書

摘果錄 (售完) 婉君戲曲 (售完) 生 涯 (售完) 蘋果樹六角

尋夢者 (售完) 十九年集 (售完) 童年彩色版一元四 友情一元五

鉄馬 七角 蓬艾集 八角 北風 八角 長命百歲一元二

畫影篇 一元 虹橋集 (售完)

詩潮第一輯

卅二年七月一日出版

每冊定價四角

光甫	心文木端	人白陸	德石	
觀顯	宇沐	山君	綠栢	:者作入全
	箕海	魏白		
	社活生與	術藝		:行發版出
觀十	三沿	瀾北	南四	西京北
	星	獻	袁	:人行發
	局書印華	大		:刷印
局書大	各國	全		:售代

82

312.836